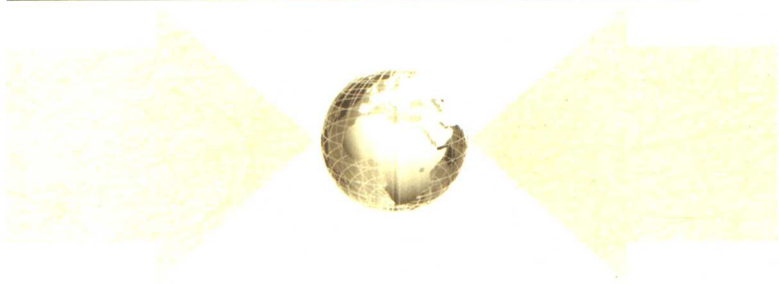


季正矩 彭萍萍 王 瑾 主编

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前沿

学术对话



 重庆出版社

季正矩 彭萍萍 王 瑾 主编

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前沿

学术对话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前沿学术对话/季正矩,彭萍萍
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ISBN7-5366-7412-0

I. 当... II. ①季...②彭... III. 社会主义—研究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467 号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前沿学术对话

季正矩 彭萍萍 王 瑾 主编

责任编辑 刘 玮 杨亚平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张 进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字数 409 千 插图 2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366-7412-0/D·399

定价:28.00 元

内 容 提 要

几十位专家学者以其厚实的历史底蕴、敏锐的现实感及宽阔的世界眼光对当代世界的重大前沿话题进行深入冷静的探讨。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国际格局变迁与伊拉克战争、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及媒体政治等热点问题。

让理论研究在砥砺和思辨中 更加灵动亲和

(代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具有理论性、前沿性、探索性的学术对话文集。在27篇学术对话中,几十名专家学者以厚实的历史底蕴、敏锐的现实感、宽阔的世界眼光、多维的研究方法、生动的笔触,本着严谨、负责、务实的精神,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围绕着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前沿理论热门话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冷静思考和探讨。参加对话的既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专家,又有理论造诣丰富、学有专攻的中年学者,也有思想活跃、勤于思考的青年学者。

对话的话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一定程度上涵盖和涉及到了理论界所关注的一些重大前沿理论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发展趋势、时代挑战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国际格局变迁与伊拉克战争、全球化与中国、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新产业革命与劳动危机、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时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当代西方主要政治思潮新变化、媒体时代的政党政治、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等等。

对话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某一话题涉及的相关问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动态进行梳理和概括;作者在这一问题的主要看法及对相关观点的评论;问题研究的趋势;研究的方法论比较;对各种疑问和片面观点、模糊认识的透视等。可以说,每一

1

代
序



篇对话文章都是一篇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充满改革创新精神、富有时代气息、处处闪烁思想火花的文论,凝结着对话者的智慧,表证着对话者的心路历程。所选择的话题虽然重大、严肃,但是行文轻松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没有拖沓冗长的论述,没有空洞古板的说教,没有车轱辘话来回绕的“新八股”。

作为参与具体对话的参与者之一,我有幸访谈了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洗耳恭听他们的谆谆教诲、研究心得和治学会体,使自己受益匪浅。对于每一篇学术对话的内容,我不想做具体的介绍和评判,每一名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试图从一个求知者的角度谈一下通过学术对话的几点收获、体会和感想。

第一,理论研究应当把兴趣、乐趣和使命感结合起来。

二战初期,沦陷中的法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昔日的价值观已被无情的抛弃,人们一再无视历史的教训。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呢?包括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也居然向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发出这样的提问:“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对一个作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赞扬他对学者和学童都以同样真诚的口吻说话。在布洛赫看来,童言无忌,儿子的质问切中了问题要害,击中了史学存在的理由。因此,“史学家就必须作出解释,而要作出解释,内心未免有些惶惶不安。一位年迈的工匠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个行当值得吗?这时,他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在沸沸扬扬的牢骚声中,布洛赫的回答是乐观的。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它千姿百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令人销魂,它的不确定性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历史研究会使人亲身感受到探幽索奇和追根溯源后的喜悦,就像一个农民在播种耕耘时的喜悦并不亚于收获时的欢欣。单纯的爱好的往往先于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完全知道它的结果。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

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即使历史学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升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实用的工艺和劳动可以一一列举计算清楚,但历史研究既不同于造钟表,又不像做家具,它力图最终能更确切地了解运动中的事物,增进人类的利益。

由于职业上的原因,经常会有人问我,理论研究有什么用?在这儿我借用布洛赫对历史学研究的作用的解释作为自己的回答。

对于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有相当大的市场,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轻视理论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能够坐下来多读几本书,进行理论思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无论是放眼风云变幻的当代世界,还是观察深刻变化的中国社会,不断涌出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单凭“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验主义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节日的焰火总要熄灭,鲜艳的盛装总要脱去,华丽斑斓的油彩总要被洗净,宏大的工程总会被岁月风化,而人的智慧的星空却永远明亮,它播种着人类的精神家园,照耀着人类不断前行的道路。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研究特别是前沿理论研究非常必要、迫切、重要。

第二,理论研究应当深入与浅出、普及与提高并重。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讲过:“人是一根芦苇,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生物,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一滴水可致他死命。但是即使整个宇宙来反对他,他仍然高于自己所有的对手,因为他能够认识死亡,而盲目的力量是没有意识的。所以,我们的全部的优点就在于我们能够思想”。教会至今没有为探求真理的伽利略平反,但伽利略生前的最后一句话即“它(地球)仍然在转动”,仍然在世间回响。所以,理论研究一定要深入,深入的关键是富有智慧和思想。再大的书也要把其精髓集中于一点,就像关公的大刀再重再锋利,利刃也只是薄薄的一线,张飞的蛇矛再长,矛锋也只是尖尖一点,理论研究的精髓不在,研究无魂,精髓所在,片言万代。因此,要从事一门理论研究,没有严谨、求实、锲而不舍的精神,很可能会半途而废,或一知半解、浅尝辄之。



同时,在深入的前提下,理论研究还应该浅出。我们会不时看到,时下的一些论著和文章风格呆滞,面孔冷涩,语言沉闷,其论证的繁琐,论述的拖沓,除了极少数专业工作者或许能有耐性读下去,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甚至把自己皓首穷经费了很大心血搞出的研究成果除在小圈子内散发或送给亲朋好友外,就束之高阁,这毕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过程中,深深吸引我的不单单是字里行间散发的精辟见解和深刻分析,同时还有神采飞扬、妙语连珠的浩浩气势以及丝丝环扣的严密逻辑。难怪西方史学家曾称赞马克思“有一种使语言翩翩起舞的才能”。每当我读到《共产党宣言》时,就有一种荡气回肠、热血沸腾的感觉。读费孝通、钱钟书、季羨林、启功等大师的文章,我们也常常会被其优美的文风所折服。文中既没有诘屈聱牙的名词,也没有装腔作势的八股味,质朴流畅的语言中显示着一种沉稳、精炼,像地下运行的熔岩,没有喧哗,没有躁动,心地空明,没有矫情,深入其中处处感受到其灼热和撞击灵魂的力量,以其独特鲜活的语言和思想魅力,使人不由自主地被牵挟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使我们既享受了胜境之美,又免了过多的跋涉之苦。因此,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力求思考“深入”,表达“浅出”,内容高雅,形式通俗易懂;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既简洁洗炼,又神采奕奕;既准确无误地阐明思想之内涵,又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这对于更大范围内传播思想精华,让更多的人不只是在普及而且在提高的基础上了解历史、透视现实、放眼世界、面向未来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坚持良好的学风,不断创新和丰富研究方法。

岁月如梭。在历史的织机上,当梭子往来飞驰的时候,出现的图案都是随时代发展变化的新图案,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图案。因此,理论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和创造性活动。需要不断提出新问题,搜集新材料,开拓新领域,迸发新思想,形成新理论。

要推动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需要做出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

(1)辛勤耕耘,丰富自己的理论储备。马克思曾经提出,在科学

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能达到光辉的顶点。因此,我们必须对人类文明史上由一座又一座思想高峰组成的巍巍群山,进行艰苦跋涉,以如饥似渴的精神,汲取营养,寻求真谛。

(2)倡导理性和思辨精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把“人类思维着的精神”喻之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理论工作者正是运用“思维着的精神”,洞悉世界和人间万象,发现和探究真理。“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擅长辩论,他把学术上的争论看成是探求真理和研究结硕果的助产婆。柏拉图生前进行的一系列思想“对话”,实际上也是一系列的论辩。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也只是大略的相对的同,小异总是绝对存在着的。解决学术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不能像体育比赛那样用裁判的办法。真理愈辩愈明,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比鸦雀无声、一潭死水要好。

(3)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探索和失误。康德曾说过:对于有道理的异见,我并不是仅仅考虑怎样去反驳他们,而是在反思中随时把它们编织到自己的判断之中,并且使它们有权利推翻我先前臆想的一切。即使这些意见是我过去所喜爱的。创新意味着标新立异,意味着拓荒、探险和难以避免的失误。对于后人来说,前人探索的每一步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带着敬意的目光对待先行者的每一步。在人文科学研究上,一个新的错误往往比一个古老的真理更有生命力,而拿一个有成果的错误与一个没有成果的准确性相比也是如此。思想上的决不宽容必然导致视野的狭隘和极端以及偏执。极端主义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排斥,就在于极端主义者认为自己思想和行为是最神圣、最正义、最壮丽的事业,是使世界和人类摆脱一切苦难走上幸福天堂的惟一正确之路,对其他异己的东西表现出强烈的不宽容和敌视,甚至主张用强力的办法予以压制和推行自己的“信仰”,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纷争、苦难甚至灾难。实际上,有争论、可否定、可证伪,才是科学的实质所在。不可证伪的东



西,在很多时候是无法证实的。任何人包括理论研究在内都要受到三种限制:时代局限性、个人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十全十美、完善无暇的绝对状态是理想的、抽象的,在现实中也是绝对不存在的。

(4)跨学科地开展研究,寻求理论研究创新的新的生长点和增长点。恩格斯指出在各门学科的接触点可期望得到大的结果。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相互过渡。从近些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来看,绝大部分是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方面的成果,体现出了“杂交”优势。国外学者贝弗里奇讲过,倘若研究的是一个不再发展的学科,这一领域的问题已解决,那么就需要一种新的革命的方法,而内行几乎总是对革新的思想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正说明已有的知识成了障碍。因此,理论研究必须打破学科界限,相互渗透,从而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第四,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

6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会主义理论大讨论和反思浪潮。除了少数人散布诸如“历史终结论”、“大失败论”等耸人听闻、言过其实的东西外,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理论和实践,制度和体制等进行了全面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思考。各种观点、思潮不断涌出,色彩斑斓、五花八门,一些原来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定论受到质疑,一些曾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东西焕发出应有的价值。在大讨论中,不乏一些严肃的、含有真理颗粒的结论和观点,显示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的密切关注和理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是我们探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永不衰竭的理论源泉。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产生过有意无意的误读、曲解甚至肢解和歪曲,曾经产生过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出现过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似是而非的观点,有一些认识问题直到今天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有鉴于

此,我们应该首先“回到马克思”。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作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梳理和描述、不仅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容,而且对恩格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法论原则、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主义社会若干基本特征的前瞻性论述作令人信服的阐述,同时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完整评述了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是粗线条的、预测性的,现在看来一些观点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和历史的、地域的局限性,有一些论述虽然当时正确,现在也不合时宜了。

我们决不能苛求前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前曾反复强调,“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对未来社会“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回到马克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马克思”,从而“发展马克思”,进而“超越马克思”。我们应该敢于面对和回答各种时代和现实的挑战,不断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增强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真理性的感召力。

“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很多,一种声音的背后,往往有一种利益作支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特别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分析、思考和研究问题,否则即使“言者谆谆”,也可能“听者藐



藐”，一些似是而非、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最终也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同和共鸣。

历史和实践证明，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和认清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性、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是在一个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们总是抱着一种急迫的心情，难免会犯急躁冒进的错误。历史的发展速度就像时钟一样，走得快的时候并不一定好，走得准确才对。理想主义是有魅力的，现实主义是必须的，我们应该做一个有远大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地进行改革、开放。

作为实践中的不断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从绝对意义上讲，谁也无法说清楚，但这并不意味着说不清楚就可以不用研究了，正因为说不清楚，才更需要研究，才能更凸显出理论研究的价值，如果完全说清楚了，研究倒成了多余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大有可为。同时，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保证完全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但应该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正在逐渐明晰、深化和全面，更加符合时代的、大众的、民族的要求。譬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人性的解放、个性的充分发展，公正、平等、自由、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的共识。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社会发展如此，理论研究也是如此。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大国。

季正矩

2005年9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让理论研究在砥砺和思辨中更加灵动亲和(代序)

..... 季正矩(1)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吴 江 季正矩(1)

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前瞻

..... 张光明 [德]赫尔穆特·彼得斯 周尚文(22)

社会主义理论创新 何家栋 陈 林(41)

社会主义改革纵横谈 李忠杰 陈 林(58)

时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 黄楠森 季正矩 庄俊举(77)

“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 李其庆 王学东等(96)

时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 高 放 华 翊(115)

从国际马克思大会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 李其庆 季正矩(129)

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 李 琮 季正矩(148)

新产业革命与劳动危机 李 琮 吴国庆等(164)

国际格局变迁与社会主义 王逸舟 彭萍萍(181)

全球化与中国研究 杨雪冬 王 列(193)

全球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 庞中英 彭萍萍(210)



伊拉克战争与大国关系的互动

..... 冯绍雷 范 军 刘 军(226)

时代发展与政党现代化 王长江 季正矩(237)

媒体社会中的政党政治

..... [德]托马斯·迈尔 郭业洲 陈 林(251)

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 王长江 彭萍萍(268)

关于党内民主与执政党的建设

..... 王贵秀 季正矩 庄俊举(282)

以历史的世界的眼光研究党的执政能力

..... 黄宗良 季正矩 庄俊举(301)

当代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潮 殷叙彝 林德山(315)

新自由主义研究 李其庆 庄俊举 季正矩(338)

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 唐士其 庄俊举(346)

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 李 强 庄俊举(360)

20 世纪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

..... 陈 林 王建民 王志连等(376)

“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 俞可平 庄俊举(402)

构建更加安全和谐的社会

..... 郑杭生 洪大用 杨雪冬 彭萍萍(415)

科学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若干热点理论问题

..... 逢锦聚 王 瑾 季正矩(433)

后 记 (459)

社会主义前途与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吴 江 季正矩

季正矩：吴先生，您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写过许多高水平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所以，我想就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向您请教，请您畅谈一下有关看法。

吴 江：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关注和思考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先后出版了一些成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共鸣。我愿意广交朋友，特别是愿意和青年同志们交朋友，和他们一块研究和探讨问题。

季正矩：首先请您谈一下目前加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学有专长的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甚至持冷淡、反感和讥讽的态度。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大国。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并不尽如人意。

吴 江：听说目前有些青年朋友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理论不感兴趣，陷入事务主义之中，甚至不懂、不学、不信、不用马克思主义。究其原因，我以为，这主要应归咎于我们过去对理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官方垄断的学说，缺乏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风气。同时，理论本身有时难免有枯燥之感，尤其在市场经济的浮躁气氛下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但是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也难以真正弄清各种复杂的问题。而在理论上，被评为“千



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总是值得信赖、值得研究的。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对于马克思,不论你赞成他也好,漠视他也好,反对他也好,只要碰到必须解决的社会、历史问题,就不能不向他请教。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只是为探求历史真理奠定基础并提供一种最可靠的方法,而且作为方法,也有一个根据新的科学资料进行创新的问题。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倾覆以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议论非常之多,甚至连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的时候)的所谓“少谈些主义”这个旧命题也重新搬出来了,仿佛今天已经可以为那场争论作结论了——马克思主义并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我说,作这样的结论为时过早。如果仅仅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某些失误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已宣告失灵,乃是过分匆忙之举。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不能由马克思主义这门历史科学负责,而应当由那些任意歪曲这门科学的人负责,具体地说,应当由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负责。

季正矩:这涉及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生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而不是教义。针对有人曲解和迷信自己的思想,马克思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吴 江:历史上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训。譬如,林彪就公然说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断章取义。”很显然,这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恩格斯曾经说过:“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毛泽东也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

季正矩:破除迷信,就需要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至少包括五个要素: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您刚才提到理论本身有枯燥之感,不过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发誓不让老百姓看”的东西。例如,我每当读

《共产党宣言》时,总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谈《资本论》时,往往为马克思的严密的逻辑思维所折服;读马克思的一些论历史问题的文章时,深深吸引我的不独是字里行间散发的精辟见解和深刻分析,而且还有马克思在表达思想时所显示的优美文笔和浩荡气势,且妙语连珠。西方史学家曾称赞马克思有一种使语言翩翩起舞的才能。所以,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冷淡可能是因为不太了解或者抱有一些成见,甚至存在误读和过分实用主义的情况。

吴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下苦功夫才行。2003年是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国内外都举办了一些活动,很有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应当重新来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

季正矩:一提“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似乎众所周知。实际上只要认真地想一下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还真是一下子说不清楚。况且,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按您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

吴江: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已经有80多年了。我个人接触这门科学从30年代末算起,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时间了。但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至少在我看来,至今好像还没有能够说得很清楚。我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包容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部分于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自然是对的,但这样说并没有回答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一门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具有最高视野的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也就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及其规律的大史学,其中包含着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恩格斯1885年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称之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它根据大量史实并以理论形式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其哲学是为此提供一种科学方法和最基本的历史观,而其政治经济学则是为解开历史之谜并使之贯通古今(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